

廣島春殘

(續完)

鈕 先 銘

——四十四年前的異域初戀

愛國之舉陷身囹圄

讀者諸公：在中日的關係史上還記得濟南慘案麼？先烈蔡公時先生，就在那一次被日軍慘殺的。日軍爲了幫助北洋軍閥來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用種種手段來製造國際糾紛。動員了駐名古屋的第三師團，來增強武力的壓迫，也可以說是直接來干預我們的內政。

這第三師團又是經由廣島的宇品港登船運華的。在經過廣島的時候，我們這二三十個中國留學生，總不能袖手旁觀；於是推舉了一位高班的學長，起了一封抗議宣言，用油印機印上了一兩千份。在一個中國飯館裏晚飯之後，祕密的分配給大家去發散，我當然是其中的一個。

廣島當年日本的三等都市，這一兩千份傳單，馬上就發生了軒然大波；於是警察憲兵出動，大捕中國留學生。在我還沒有回到服部家的住所，在路上就被捉將官裏去。廿多個人誰也沒有漏網，可是有的同學散完傳單已經回到了家，有的還趕了一場電影；當然推脫的推脫，抵賴的抵賴，誰也沒有承認。獨有我因爲想留一張作爲紀念，在學生服的口袋裏，搜出了一張證據；人「

賊」俱獲，當然是罪加一等。

那本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日本治安當局也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所以第二天早上，都陸續釋放。唯有我因爲牽涉到法律上的問題，在一個月之後，才被學校的老師，北村博士所保釋。雖然一個月的牢獄之災，並沒有受到拷打的痛苦，不過學籍却就此喪失了，成了一個無「校」遊「生」。

當我回到服部的家裏，我的行李被打整得上火車的樣子。據服部老先生的解釋：是因爲憲警的搜查，而不得不爲我整理；但是他很明白的表示，不能再容許我在他家寄宿下去。

「我也不是作了小偷，愛國還犯了什麼不榮譽的罪狀麼？」

我理直氣壯的和他爭論着。廣島有的是貸間，我倒不一定非住在服部家不可；不過只覺得這樣的逐客令，簡直是近乎一種侮辱，不由得下令我火冒三丈。

本來福子和她母親都在旁邊解勸，但是在我們爭吵的高潮中，都一個個的溜走了。我覺得她們太沒有同情感，也太缺乏人情味；尤其是對福子本人，我更是莫明其妙的反感。國家的立場雖

各有不同，青年人的共鳴，則應當是一樣。

但那種爭執本來是多餘的，一個頑固的日本商人，有何理可喻！當我回到房裏打算提起行李就走的時候，駿三郎却走了進來，一手就接過去我手裏的一件提包。他說：

「你打算上那裏去？」

我本來不想再理會他的；但是聽他的語氣非常的溫和，而且我們近來也極相投。在看守所的期間，駿三郎還爲我送過換洗的衣服，裏面還夾帶了福子一個條子，勸我百般忍耐。因此我爲這一份兒交情，我才回答他說：

「去那裏？去東京！我又沒有被判罪，也沒有被驅逐出境！東京有的是學校，你還怕我無書可讀麼？」

我又搶回他手裏所提的行李，接着說：

「你現在爲我去找一部街車，我馬上要去車站。」

「不！」他說：「表姊和你還有話要說，你們商量了之後，再決定。」

「她！」我絕叫了起來：「和她還有什麼可說的？服部家全不是人，除了你山田駿三郎。」

「不！你弄錯了；從你被捕以後，表姊和橫山以及崔先生，天天都在商量，北村教授之所以保釋你，也是他們去拜託的。」

「她在那裏？」我不由得問。

「她說她去比治山的墳場裏等你。」

「爲什麼要去墳場！她要和我去『心中』？」

「心中」在日語的意義中，是共同自殺，當然包括男女一同殉情在內。

「那我就知道了。」駿三郎對於我用心兩個字，並不感到驚奇，臉面上的表情，還是非常的輕鬆；他又從我的手中接過去那件行李。說：

「總而言之你快去，我將你的行李先送到橫山的店裏去存放一下。」

橫山的店，也就是喜代子母親所開設的糖果店，就在同一條的街口。

當我急步到達牧場的時候，我看見福子一個人蹲在那清兵的墓前。我本想向她怒吼的；但當我看見一束鮮花正放在那一位清兵的墓碑旁邊，我馬上意識到是她帶來的；我心軟了，我只好低聲下氣的問道：

「福子！妳叫我來墳場做什麼？」

福子沒有朝着我看，只是注視那塊墓碑，緩慢的細語着：

「你還記得我們偶然發現這位清兵的墳墓麼？從明治二十八年以來，幾十年間，我相信真來哀吊過這位異國孤魂的，恐怕只有你；假設你不想也同葬在這一個墳場上的話，那末我勸你不要太衝動。」

她用一支手扒了一扒墳前的土，想將那一束鮮花栽下去。

「那末妳叫我不要愛國？」我真不知道如何的說法才好。

「誰叫你不要愛國！？你不會回國後再去愛麼？偏偏要在日本來做愛國運動！你還不知道日本的憲兵和特務的厲害，你覺得他們會輕易的放過你麼？」

「他們不是已經將我放了出來麼？」

「正因爲他們這樣輕易的放過了，所以我們更擔心。」

這，我才發現福子是真正在關切我，我緊握着她那沾有泥土的手，我的眼淚不禁的流了下來

「我要你當着你們國家的孤魂前賭咒，你再不做那樣的傻事，所以我才叫駿三郎約你到這裏來的」

「好！福子！我聽你的；不過學校也不能進了，妳家裏也不讓我住下去。」

「不能怪我的父親，你想一個商人，那裏經得起憲兵警察的恐嚇！？你今後打算怎樣？」

「我想去東京。」

「不行！中國人太多的地方，你都不能去。一個單獨的人，不會做出什麼愛國運動的；所以一個人最安全，這是崔先生說的。因此他們雖然都知道你今天會放出來，而都不來找你。

我們商量了好久，替你找了一個地方，先去避避風頭再看。」

「什麼地方？」

「廿日市的駿三郎的家，只有我的姨母一個人住在那裏，兩位表哥都去了東京。」

「你的姨母不會嫌我麼？」

「駿三郎回去關照過了，他和他的母親都很同情你。」

福子雖然只比我大兩歲，我覺得她的聰明才智都遠在我之上；她不僅像我一個表姊，簡直像我的母親。

睡美人與海光山色

日本的憲警是不會輕易放過人的，而獨獨輕易的放過了；這並不是我有什麼特別。而是說昭和的初期，可說是日本政黨政治的高峯，也是從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的大地震以後，剛剛達到復興。人民只求安居樂業，不想有事於國外。濟南的出兵，本是師出無名的，很受到輿論的反感；軍閥的專橫，尚在萌芽時期，不願節外生枝，來妨害他們的既定計劃。從九一八發生，以及二二六等一連串的內外事件，才造成了對軍閥有利的態勢。這當然是三年以後的事；我之所以得以苟安，事後檢討，完全是在夾縫時代中生存。

廿日市是廣島沿瀨戶內海的一個小鎮，背山面海，完全是一個漁村。山田駿三郎的家，房子雖然很舊，但十分的寬敞。小樓上就有四疊半的臥室和六疊榻榻米的起居間，日本的房子又不用家具，我一個人住在樓上，實在是寬敞得可以。向南有一大片玻璃窗，正對着瀨戶內海；窗外有一排木欄，坐在窗台上，木欄恰支撐到腋腋間。仰觀飛鳥，俯覽游魚，風雨晦明，湖山萬態。除

了寂寥一點外，我倒非常喜歡這一個環境；正可以補償我一月來牢獄的苦悶和急燥。

廿日市離廣島只有幾十分鐘的火車路程。我當然是極少進城，朋友們除崔萬秋橫山喜代子來過外，駿三郎時常來看他的母親，也順便來到小樓上看看我。當然來得最多要算是福子，一本小说，一包冷食，常常就渡過了星期日的整天。

記得有一次她來得很遲，我們吃完中飯已經是下午兩點；她拉了一個座墊當枕頭，就在榻榻米上睡着了。我一個人坐在窗欄的木台上，讀着一本夏日漱石的名著「哥兒」，海風習習，寂靜的來可以聽到自己心房的跳動。當她醒來時候，已屆夕陽西下；她看了看錶，正是歸程火車的時間，便整理了一下鬢髮，準備走的樣子。

「不能再多坐一會兒麼？」我感覺得有點不太滿足的心境。

「看一幅名畫，還有許多的評語麼？」她指着欄外的海光山色。

於是我們相互的一笑；沒有再說些什麼，也沒有訂定下一次的約會，便默默的將她送上了火車。

福子不是一個太好靜的女性；爲了陪伴我，在這一段時間，幾乎犧牲了每一個星期假日。我們沒有少年人的遊戲，沒有青年人的戀愛；也沒有老年人的清談。我們超越了男女的界限，只有原始人類的感情。

就這樣過了幾個月以後，在一次萬秋所主持的會商下，橫山，服部，山田和我五個人，都覺得我已十分的安全。於是才議決讓我可以去東

京；最大的問題，是準備去考學校。

投筆從戎情緣了却

進師範本是想從事於教育工作；不知是不是受了那次廣島的刺激？我竟考進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當時並沒有徵詢任何人的同意，在事前也沒有寫信告訴福子。等到我做了入伍生之後，才寄了一張光頭的軍裝相片給她。

她回信並沒有表示驚奇，只是說：

『……人各有志，照着自己的志向去做總是對的。不過理智是成功的導向，努力是成功的手段；我祈求你不要忘了墓前的誓言，祝你學業有進。……』

之後，我們每月總有兩三封的通信；都是談些生活上的瑣事，沒有一件是值得非說不可的。流利的草書，清新的字句；是一首長詩，是一篇散文，福子的才華，遠在她外貌之上。

又過了一年的春天，福子畢業了女校；對於升學的問題，與父親問，似乎有很大的爭執。這種煩惱，她在信上，只提到過一次。爾後我一再的追詢，都沒有獲得正面的答復；但是非常的明顯，福子來東京升學的理想，已經幻滅。

是一秋夏的晚上，我收到一封崔萬秋同學自廣島的來信，大意是說：照日本的習俗，一個獨養女的家庭，必定要找一個入贅的養子，以承繼這個宗族。商人的傳統，更是牢不可破。在萬秋和橫山喜代子的意見：對我和福子的感情，本不應多於過問。可是希望我不要再受一次打擊，以免耽誤學業。萬秋在信上一再的牢述，這並沒有

見諸事實，只不過他和喜代子的商量結論，願意分別勸導我和福子，在心理上有一種預先的準備，希望我從此對福子的疎遠和通信。

喜代子是福子的同學，也可以說是街坊；對福子的家庭情況，當然是十分清楚的。雖然說還沒有見諸事實，從福子之不能升學，從她父親對我之下逐客令，我在心理上的準備，早應在萬秋勸告之先。十九歲的軍校學生，總沒有想到結婚。同時既已決心作一個中國軍人，未必適宜有一個外籍的配偶。爲了福子的前途，爲了福子終身的幸福，尤其是爲了她們日本家庭的傳統，我是應當犧牲幾封書信的權利。

福子是否已經屈服於她父親的家族觀念，抑或是因爲也同樣受到橫山喜代子的勸告？總之，我倆人之間，接受了朋友善意的一刀，從此就斷絕了音息。

我多少有點自私，寧可接受正確的理論，不願屈服於即將造成的事實，在她婚姻還沒有明朗化之前，我們能很自然的疎遠，這多少是可以保持我個人的自尊心。

可是這並沒有減滅我對她的友誼，也沒有抹殺她對我的鼓勵。我願將此永恆的感情，特別珍惜着，不受到任何現實的牽涉。

綠葉成蔭羅敷有夫

民國廿年七月，我畢業了士官學校；在歸國的途中，路過廣島，我還下了一次車。但我並沒有拜訪任何的同學或朋友；只是一個人悄悄的到了比治山的墳場，在那位清兵的墓前，默禱着我

並沒辜負對福子的諾言。

再過兩個月，便發生了九一八事件，我正在塞北一處部隊裏服役。當地的報紙，要我寫一篇以日本為背景的小說。我便編了一套和日本姑娘戀愛故事；我記得還引用司馬相如的兩句話，說「士大夫不乘駟馬，不過此橋。」在我不能征服日本之前，決不再去日本，而在征服日本以後，第一是要先搶回我那位女友。

二十來歲的軍人，有一股愛國狂，當然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幼稚病。但當我自己讀到那篇付印了的小說之後，我發現我是愛着福子的；可惜我們當時沒有談過戀愛，而時光又不可回轉，一切都晚了。

二十九年，我從前方來到抗日陪都的重慶，遇見了多年不見的老友崔萬秋。他是從廣島文理科大學畢業後，曾一度服務於駐日的中國大使館，也是最後下旗回國的一員。舊雨重逢，不免談到往事；他在七七事變的前夕，還去過廣島，橫山喜代子已嫁往九州，服部福子則招贅了一位女婿，還住在那一個米店裏，已經是初為人母的小母親。

我和萬秋雖然都沒有和這兩位日本姑娘結合，但聽到她們的幸福消息，在三十年代的年齡中，感到輕鬆而愉快，雖然那時我們正在和日本打仗。

× × × × ×

苦戰了八年，在原子彈投下廣島的下午——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軍駐昆明的參謀長波特拿將軍，請求晉見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

將，報告有關原子彈投下的經過。我當時是總部的情報主管，當然是參予機宜。波特拿似乎編了一套神話，說廣島在五年之內不會生青洲，十年之內不能再住人。本來美方是想將這顆原子彈投下東京的，爲了人道，才選擇了一個次要都市的廣島。

在我聽到這篇神話之後，幾乎忘却了我對作

戰之籌劃；第一打進我腦神經的是福子的安全。
× × × × ×
廣島並沒有像波特拿將軍所說那樣嚴重，原子的輻射，也不致五年不生青洲，十年不能住人。但是這多年來每逢八月，那怕是經過了廿七年之後，那顆原子彈的輻射微塵，至今還麻痺着我的神經。

請踴躍參加「學校師生儲蓄」

- 一、學校師生儲蓄以郵政存簿儲金及定額存單等簡便方法吸收之。
- 二、手續簡便，利息優厚：1. 郵政存簿儲金：十元即可開戶，年息五厘，每半年付息一次，並免扣利息所得稅。2. 郵政定期儲金定額存單：面額分三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三種，一年期年息八厘七毫五絲，二、三年期年息九厘，按月複利計息，二、三年期到期提款免扣利息所得稅。
- 三、隨時開戶，隨時可以移轉：隨時可向學校內之郵政機構或學生實習儲金局聲請開戶，嗣後如因轉學、輟學或離校，得聲請將帳目移轉至其居地之鄰近郵局繼續儲存。
- 四、鼓勵升學：國小學生、國中學生、大專學生如能按照郵局規定之獎勵辦法存儲者，得由學校報請郵政儲金匯業局轉請中華民國加強儲蓄推行委員會發給儲蓄榮譽狀及獎品或勤儉節約獎勵金鼓勵升學。
- 五、詳細辦法，請向附近郵局詢問。

郵政儲金匯業局敬啓